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

第四十六回 逐兒嬉乍聯新伴侶 陪公祭重睹舊門庭

按：林翠芬打定主意，迤邐逕到志正堂前，張壽揭起簾子，讓其進去，祇見姐夫朱藹人躺在堂中榻床上吸鴉片煙，阿姐林素芬陪坐閑話。翠芬笑嘻嘻叫聲「姐夫」，爬著阿姐膝蓋，側首觀看。素芬想起，隨口埋怨翠芬道：「難勸去勿著勿落瞎噠，尹老爺原搭耐蠻好，耐也寫意點，快快活活講講閑話末好哉。但係有交情，生來要好點。耐是清信人，阿好眼熟嘍？」翠芬不敢回嘴，登對面漲通紅，幾乎下淚。藹人笑道：「耐再要去說俚，真真要氣殺俚個哉。」素芬「嗤」的失笑道：「好邱也勿曾懂末，阿有啥氣嘍？」翠芬一半羞慚，一半懊悔，要辨又不能辨，著實叫他為難。素芬不去理論，原與藹人攀談。良久良久，翠芬微微換些笑容，藹人即攬撥他去白相。翠芬本覺在此無味，彳亍將行。素芬叫住，叮嚀道：「耐末自家要見乖，阿曉得？再去豎起仔個面孔，撥俚笑！」

翠芬默然，懶懶的由志正堂前箭道上低著頭向前走，胸中還轉轉的轉念頭。不知不覺轉個彎，穿入萬花深處，順路逕過九曲平橋。橋下一直西北，係大觀樓的正路。另有一條小路，向南岔去，都是層層疊疊的假山。那山勢千四百折，如游龍一般，故總名為蜿蜒嶺。及至嶺盡頭，翻過龍首天心亭，亦可通大觀樓了。

翠芬無心走此小路，或懸崖峭壁，或幽壑深巖，越走越覺隱僻。正擬轉身退回，忽見前面一個人，身穿簇新綢緞，蹲踞假山洞口，濕漉漉地。翠芬失聲問：「啥人？」那人絕不返顧。翠芬近前逼視，竟是朱淑人，彎著腰，躡著腳，手中拿根竹簽，在那裏撩苔剔蘚，撥石掏泥。翠芬問道：「杏脫仔啥物事嘍？」淑人但搖搖手，祇管旁視側聽，一步步捱進假山洞。翠芬道：「耐看，衣裳齷齪哉呀。」淑人始低聲道：「勸響哩。耐要看好物事末，該首去。」

翠芬不知如何好看物事，照依所指方向，貿然往尋。祇見山腰裏蓋著三間潔白光滑的淺淺石室，周雙玉獨自一個坐於石檻上，兩手合捧一祇青花白地磁盆，湊到臉上，將盆蓋微開一縫，孜孜的向內張觀。翠芬未至跟前，便嚷道：「啥物事嘍？撥我看哩！」雙玉見是翠芬，笑說：「無啥好看。」隨手授過磁盆。

翠芬接得在手，揭起盆蓋，不料那盆內單裝著一祇促織兒，撇起兩根須，奕奕閃動。雙玉慌的伸手來掩。翠芬祇道是搶，將身一扭，那促織兒就猛可裏一跳，跳在翠芬衣襟上。翠芬慌的捕捉，早跳向草地裏去了。翠芬發極亂嚷，丟下磁盆，邁步追趕。雙玉隨後跟去。那促織兒接連幾跳，跳到一塊山石之際，被翠芬趕上一撲，撲入掌心，一把揣住，笑嘻嘻迴來道：「來裏哉，險個！」

雙玉去草地裏拾起磁盆。翠芬鬆手，放進促織兒，加上蓋。雙玉再張時，不禁笑道：「無行用個哉，放仔俚生罷。」翠芬慌的攔阻，問：「為啥無行用哉嘍？」雙玉道：「杏脫仔腳哉呀。」翠芬道：「杏脫仔腳末，也勸緊噠。」

雙玉恐他糾纏，笑而不答。適值朱淑人滿面笑容，一手沾染一搭爛泥，一手揣得緊緊的，亦到了石室前。雙玉忙問：「阿曾捉著？」淑人點頭道：「好像無啥，耐去看哩。」雙玉向翠芬道：「難要放生仔俚，裝該祇哉。」翠芬按定盆蓋，不許放，嚷道：「我要個呀！」雙玉遂把磁盆交給翠芬，和淑人並進石室中間。翠芬接踵相從。

這室內僅擺一張通長瑪瑙石天然几，几上疊著一大堆東西，還有許多雜色磁盆。雙玉揀取空的一祇描金白定窯，將淑人手中促織兒裝上。雙玉一張，果然玉冠金翅，雄傑非常，也嘖嘖道：「無啥，再要比『蟹殼青』好。」翠芬在旁，拉著雙玉袖口，央告要看。雙玉教他看法。翠芬照樣捧著，張見這盆內原是一隻促織兒，並無別的物事，便不看了。

雙玉說起適間「蟹殼青」折腳一節，淑人也要放生。翠芬如何肯放，取那磁盆抱於懷中，祇道：「我要個呀！」淑人笑道：「耐要俚做啥嘍？」翠芬略怔一怔，反問道：「劃一俚做啥？我勿曉得噠，耐說哩！」招得淑人祇望著雙玉笑。雙玉囑道：「耐勸響，故末請耐一淘看好物事。」

翠芬唯唯遵命。當下展開一條大紅老虎絨毯，鋪設几前石板墊成的平地上。搬下一架象牙嵌寶雕籠，陳於中央。許多雜色磁盆，一字兒排列在外。淑人、雙玉對面盤膝坐下，令翠芬南向中坐。先將現捉的促織兒下了雕籠，然後將所有「蝴蝶」、「螳螂」、「飛鈴」、「棗核」、「金琵琶」、「香獅子」、「油利撻」各種促織兒，更替放人，捉對兒開闢廝斗。

初時，這王冠金翅的昂昂不動，一經草莖撩發，勃然暴怒起來，憑陵衝突，一往無前。兩下裏扭結做一處，那裏饒讓一些兒。喜歡得翠芬拍腿狂笑，仍垂下頭直瞪瞪的注視。不提防雕籠中戛然長鳴一聲，倒把翠芬猛嚇一跳。原來一祇「香獅子」竟被王冠金翅的咬死，還見他聳身振翼，似乎有得意之狀。接連斗了五六陣，無不克捷。末後連那「油利撻」都敗下奔逃。淑人也喝採道：「故末是真將軍哉！」雙玉道：「耐搭俚起個名字哩。」翠芬搶說道：「我有蠻好個名字來裏。」淑人、雙玉同聲請教。

翠芬正待說出，忽見娘姨阿珠探頭一望，笑道：「我說小先生也來裏該搭，花園裏纔尋到個哉，快點去罷！」翠芬生氣道：「尋啥嘍，阿怕我逃走得去？」阿珠沉下臉，道：「尹老爺來浪尋呀，俚末尋耐小先生做啥？」

說著，即聞尹癡鴛聲音，一路說笑而至。淑人忙起立招呼。癡鴛當門止步，顧見翠芬，抵掌笑道：「難末耐也有仔淘伴哉。」翠芬道：「耐阿要看？來哩。」癡鴛祇是笑，雙玉道：「今朝就是俚一祇來裏廝斗，勸難為俚，明朝看罷。」

阿珠聽說，上前收拾一切家伙。淑人俯取雕籠，將這「玉冠金翅將軍」親手裝盆，鄭重標記。翠芬、雙玉且撐且挽，一齊起身。癡鴛向雙玉道：「耐也坐來裏冰冷個石頭浪，於己個哩！勿比得翠芬勸緊。」淑人道：「故末為啥？」雙玉斜睨一眼，道：「耐哩去問俚，阿有啥好閑話？」

癡鴛呵呵一笑，因催翠芬先行。翠芬徙倚石几，還打量那折腳的促織兒，依依不捨。雙玉乃道：「耐要末，拿得去。」翠芬欣然攜盆出門。癡鴛問淑人道：「倪纔來裏大觀樓，阿就來？」淑人點首應諾。癡鴛又道：「老兄兩隻貴手也要去措措哉哩。」一面搭訕，已和翠芬去的遠了。

阿珠收拾粗畢，自己咕嚕道：「人末小干件，脾氣倒勿小。」雙玉道：「耐也勿著落，先生末『先生』，啥個『小先生』嘍？」阿珠道：「叫俚『小先生』也無啥噠。」雙玉道：「起先是無啥，故歇添仔個『大先生』哉呀。」朱淑人接嘴說：「故倒勿差，倪也要當心點噠。」阿珠道：「啥人去當心嘍？勿理仔末好哉。」

於是朱淑人、周雙玉隨帶阿珠，從容聯步，離了石室，逕至蜿蜒嶺磴道之下，卻不打天心亭翻過去。祇因西首原有出路在龍頰間，乃是一洞，透迤窈窕，約三五十步；穿出那洞，反在大觀樓之西。雖然遠些，較之登峰造極，終為省力，故三人皆由此路轉入大觀樓前堂。那知茶煙未散，寂無一人，料道那些人都向堂外近處散步，且令阿珠舀水洗手，少坐以待。既而當值管家上堂點燈，漸漸的暮色蒼然，延及戶牖，方纔一對一對陸續咸集於堂上。

談笑之間，排上晚宴，大家偶然不甚高興，因此早散。散後，各歸臥房歇息。朱淑人初為養病，和周雙玉暫居湖房；病愈將擬遷移，恰好朱藹人、林素芬到園，喜其寬綽，就在湖房下榻，淑人亦遂相安。兩朱臥房雖非連屬，僅空出當中一間為客座。那林翠芬向居大觀樓，於尹癡鴛房後別設一床。後來添了個張秀英，翠芬自覺不便，也搬進湖房來，便把客座後半間做了翠芬臥房，關斷前半間，從阿姐房中出人。

這晚兩朱暨其相好一起散歸，直至客座，分路而別。朱藹人到了房裏，吸著鴉片煙，與林素芬隨意攀談，談及明晨公祭，今夜須當早睡。素芬想起翠芬未歸，必在尹癡鴛那邊，叫他大姐吩咐道：「耐拿個燈籠去張張俚哩，晚歇無撥仔自來火，教俚一干子阿好走嘍？」大姐說是來裏該搭天井裏。素芬道：「價末喊俚進來哉呀，天井裏去做啥？」大姐承命去喊，半日杳然。素芬自望房門口高聲叫喚，隱隱聽得外面應說：「來哉。」

又半日，藹人吸足煙癮，吹滅煙燈，翠芬纔匆匆趨至，向姐夫、阿姐面前打個遭兒，回身要走。素芬見其袖口露出一物，好像算盤，問：「拿個啥物事？」翠芬舉手一揚，笑道：「是五少爺個呀。」說了已逕進裏間，隨手將房門掩上。外間藹人寬衣先睡。比素芬登床，復隔房叫翠芬道：「耐也困罷，明朝早點起來。」翠芬順口噉應。素芬亦就睡下，因恐睡得失眠，落後見笑，自己格外留心。

正自睡得沉酸甜熟，藹人忽於夢中翻了個身，依然睡去，反驚醒了素芬。素芬張目存想，不知甚麼時候，輕輕欠身揭帳，剔亮燈臺，看桌上自鳴鐘，不過兩點多些。再要睡時，祇聞翠芬房裏「歷歷碌碌」的作響，細聽不是鼠耗，試叫一聲「翠芬」。翠芬在內問道：「阿是阿姐喊我？」素芬道：「為啥勿困嘎？」翠芬道：「難要困哉。」素芬道：「兩點鐘哉，來浪做啥，再勿困？」翠芬更不答話，急急收拾，也睡了。

素芬偏又睡不著，聽那四下裏一片蛙聲，嘈嘈滿耳。遠遠的還有雞鳴聲、狗吠聲、小兒啼哭聲。園中不應有此，園外如何得聞？猜解不出。接著，巡夜更夫敲動梆子，迤邐經過湖房牆外。素芬無心中循聲接拍，跟著敲去，遂不覺跟到黑甜鄉中，流連忘返。

次日起身，幸未過晚。剛剛梳洗完備，早有管家傳命於娘姨：「請老爺、先生們到風儀水閣會齊用點心。」朱藹人應諾，回說：「就來。」適值對房裏朱淑人親來探問：「阿曾舒齊？」林素芬說：「舒齊哉。」淑人道：「價末倪著好仔衣裳，一淘去。」素芬道：「好個。」

翠芬在裏間聽見淑人聲音，忙揚聲叫：「五少爺。」淑人進去問：「啥？」翠芬取那兩件雕龍磁盆交還淑人，道：「耐帶得去，勳哉。」淑人見雕籠內竟有兩祇促織兒，一祇是折腳的「蟹殼青」，一祇乃是「油葫蘆」，笑問：「陸裏來個嘎？」翠芬咳了一聲，道：「勳去說俚！我末昨日夜頭倒辛辛苦苦捉著仔一祇，搭俚姘個對。陸裏曉得短命眾生單會奔，團團轉個奔得來、奔得去。我煞死要俚斗，俚末煞死個奔，耐說阿要火冒？」淑人笑道：「原說無行用個哉，耐勿相信。耐喜歡末，我送一對撥耐，拿轉去白相相。」翠芬道：「謝謝耐，勳哉。看見仔也討氣。」淑人笑著，順齋籠盆，趕緊回房，催周雙玉換了衣裳便走。兩邊不先不後相遇於客座中間。

五個人帶著娘姨、大姐同出湖房，一路並不停留，徑赴風儀水閣，祇見眾人已齊集等候。廝見就坐，用過點心。總管夏餘慶趨前稟道：「一切祭禮同應用個物事，纔舒齊，送得去一歇哉。人末就派仔兩個知客去伺候，阿要用讚禮？」齊韻叟沉吟道：「讚禮勿必哉，喊小讚去一埭。」夏總管出外宣命。

須臾，小讚帶個羽縷涼帽，領那班跟出門的管家，攢聚簾外。韻叟顧問：「馬車阿曾套好？」管家回稟：「套哉。」韻叟乃向眾人道：「倪去罷。」

眾人聽說，各挈相好，即時起身。於是七客八局並從行僕媪，一行人下了風儀水閣臺階，簇擁至石碑樓下。那牌樓外面一條寬廣馬路，直通園外通衢大道，十幾輛馬車，皆停在那裏。一行人紛紛然登車坐定，蟬聯魚貫，駛出園門。

不多時，早又在於四馬路上。陶玉甫從車中望見東興里門楣三個金字，燦爛如故。左右店家裝潢陳設，景象依然。弄口邊擺著個拆字先生攤子，掛一軸面目部位圖，又是出進所常見的。玉甫那裏忍得住，一陣心酸，急淚盈把，惹得個李浣芳也哭起來。

幸而馬車霎時俱停，知客迎候於弄外，一行人紛紛然下車進去。陶玉甫恐人訕笑，掩在陶雲甫背後，緩步相隨。比及門首，玉甫更喫一驚，不獨李浣芳條子早經揭去，連李浣芳條子亦復不見。卻見對門白牆上貼了一張黃榜，八眾沙門在客堂中頂禮《大悲經懺》，燒的香煙氤氳不散。知客請一行人暫坐於右首李浣芳房間，不料陳小雲在內，不及回避，齊韻叟殊為詫異。陶雲甫搶步上前，代通姓名，並述相懇幫辦一節。韻叟方拱手說：「少會。」大家隨便散坐。

一時知客稟請行禮，齊韻叟親身要行。陶雲甫慌忙攔阻。韻叟道：「我自有道理，耐也何必替俚啾客氣？」雲甫遂不言語。

韻叟舉目四顧，單少了陶玉甫一人，內外尋覓不見。陶雲甫便疑其往後面去的，果然從李秀姐房裏尋了出來。韻叟見玉甫兩眼圈兒紅中泛紫，竟似鮮荔枝一般，後面跟的李浣芳更自滿面淚痕，把新換的一件孝衫沾濕了一大塊。韻叟點頭感嘆，卻不好說甚麼。當和一行人穿過經壇，簇擁至對過左首房間。

那房間比先前大不相同，櫥箱、床榻、燈鏡、幾案，收拾得一件也沒有了。靠後屏門，張起滿堂月白穗帳，中間直排三張方桌，桌上供一座三尺高五彩扎的靈宮，遮護位套。一應高裝祭品，密密層層，擺列在下，龍香、看燭、飯亭俱全。

爾時，帳後李秀姐等號啣舉哀，秀姐嗣子羞懼不出，靈右僅有李浣芳俯伏在地。小讚手端托盤，內盛三祇銀爵，躬身側立。祇等主祭者行禮。

第四十六回終。